

老舍与罗常培

○齐浣心

老舍，著名作家、语言大师；罗常培，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两人都生于1899年的北京，生日相差半年，老舍比罗常培略大，二人后来成为一生挚友。

老舍是这样总结二人的友谊的：“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做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做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

1926年底到次年年初，罗常培在厦门大学讲授经学通论、中国音韵学史两门课程，老舍彼时正在英国教书，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虽然远隔万里，但二人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老舍更是在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脱稿后，将其寄给罗常培。罗常培看了之后，又将老舍的这部小说拿去给鲁迅看——罗常培当时与鲁迅同在厦门大学任教，鲁迅看后，对二十多岁的老舍评价道：“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老舍之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作品创作得越来越多，但让罗常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也成了老舍作品中的“主人公”。

1933年，老舍的创作手法日臻成熟，这一年他写了短篇小说《歪毛儿》——一篇受英国作家贝雷斯福德的影响，有着明

显的奇幻色彩的文学作品，但《歪毛儿》的主人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正是以罗常培为原型。《歪毛儿》中这样描写小时候的仁禄，也就是歪毛儿的：“（和歪毛儿）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老舍在罗常培去世后的悼念文章中也提到此事：“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罗常培）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没有零钱。”小说中歪毛儿的形象是这样的：“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一跑，俩歪毛左右开弓的敲着脸蛋，像个拨浪鼓儿。青嫩头皮，剃头之后，谁也想轻敲他三下——剃头打三光。就是稍打重了些，他也不急。”“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吧。仁禄不擦磨手心，也不迟宕，单眼皮眨巴的特别快，摇着俩歪毛，过去领受平板。打完，眼泪在眼眶里转，转好大半天，象水花打旋而渗不下去的样儿。始终他不许泪落下来。过了一會兒，他的脾气消散了，手心搓着膝盖，低着头念书，没有声音，小嘴像热天的鱼，动得很快很紧。……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 名师轶事

从歪毛儿的人物形象，到人物性格，活脱脱就是幼时的罗常培，无需特别关注即可对号入座，罗常培本人在回忆文章中說：“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歪毛儿》）后半所写的是另外一个人物型。”从而也间接地承认了他就是“歪毛儿”的原型。罗常培在他的自传里也专门提及：“一九〇七年投考‘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当时的同学现在还保持友谊的只有老舍（舒庆春）一个人。”

此后，罗常培在老舍的小说中不时还会发现自己的影子：“并且我的朋友胡佐勋赵水澄也都改头换面地做了登场人物。”这种创作——阅读——寻找的过程，更像是老舍与罗常培之间在玩一种文字游戏。

罗常培与老舍的友谊长达五十年，从小学开始二人就是好朋友，后来老舍和夫人胡絮青的相识，也是罗常培做的媒人。胡絮青在《缅怀罗先生》一文中专门提及此事：“我二哥和罗先生是第三中学同班同学。他常到我家来，他们气味相投，结成四个人的盟兄弟，罗先生是最小的一个。……我和老舍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是他热情撮合成的，每一想起，我不得不缅怀他对我的一生起了不寻常的作用。”老舍与胡絮青相识于1930年，老舍31岁，胡絮青25岁，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俩人都算是“大龄单身青年”了，罗常培与双方都很熟识，便经常组织饭局请老舍，而胡絮青也每次都适时地出现在老舍面前，几次饭局之后，老舍和胡絮青便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老舍对罗常培的帮助也很大，老舍说过：“莘田（罗常培字莘田）是学者，我不是。

他的著作，我看不懂。”但两人之间在学术上扎扎实实合作过一次，那是1941年秋天，老舍到昆明讲学，当时正热情洋溢地做着改写旧曲艺的工作。罗常培因前往大理调查少数民族语言途中发生车祸，彼时正在昆明市龙泉镇的宝台山上养伤，老舍常去看望罗常培陪他养病。这期间老舍看到了罗常培已完成的书稿《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便鼓励罗常培出版，并且亲自为这部书稿作序一篇。罗常培在自序中写道：“受了他（老舍）的鼓励，我才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加紧修订。”老舍在序言中写道：“罗先生以前的许多著作，都是音韵学上的专门研究，而此书虽然还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可是它可以直接应用到通俗文艺的写作上去。”“这本书在一方面使我们看见了十三辙，足为参考；在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其中的变化，教我们既辙有所依，而还能各善其用——活文艺绝不是语言音韵的奴隶，而是它们的主人。”老舍说：“莘田虽是博读古籍的学者，却不轻视民间文学。他喜爱戏曲与曲艺，常和艺人们来往，互相学习。他会唱许多折昆曲。”的确，相声大师侯宝林，艺术家于是之、焦菊隐、蓝天野等都是罗常培和老舍的朋友。和这些艺术家一起，罗常培有时也会高唱几折昆曲，如《长生殿》《夜奔》等。《北京俗曲百种摘韵》正是罗常培搜集了一百种曲艺唱本，采用“丝贯绳牵法”对这些唱本进行归纳总结的一部韵书，对曲艺创作者和诗歌创作者来说，很有实用价值，罗常培所作引言，对语言学家研究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也是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1942年，由老舍作序、语言学家罗常培唯一一部大众化语言学著作《北京俗

《曲百种摘韵》在重庆出版。1950年，罗常培重新校订这部专著，作为郑振铎、魏建功、傅惜华和老舍主编的‘古今民间文艺丛书’之第一部，由来熏阁出版，书名题签为郭沫若，封面底纹图案则是经典的“别还价百本张”——这是来熏阁从傅惜华那里借来的戳记底样，校稿等工作则得到了吴晓铃的大力帮助，这一版本的《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真可谓阵容豪华。

上世纪50年代，罗常培患上了高血压症，头晕头痛影响到他的正常工作，他为此感到颇为焦急，这种焦急可能反过来又

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但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想到，罗常培在59岁的年龄就与世长辞。老舍得知罗常培去世这个消息，含着热泪写下“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然而“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老舍怀着悲痛的心情，担任了罗常培治丧委员会委员，之后，他用情极深地写了催人泪下的纪念文章《悼念罗常培先生》。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4月12日）

学号 N.2214 的西南联大女生

○赵 蘅

杨苡（1919.9.12—），原名杨静如，江苏淮安人。1938—1940年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丈夫赵瑞蕻（1915.11.28—1999.2.15），浙江温州人。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作家、翻译家，译著《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论文集《诗歌与浪漫主义》等。著有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

一、战时南下

那年的夏天，距今78年。外婆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同意她的将满19岁的小女儿杨苡离家南下。像当年一些爱国青年奔

赴延安一样，许多年轻学子为了不当亡国奴，不甘荒废学业，如同保存知识的火种似的，投奔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地点——昆明。

一场如同保护故宫文物那样的称得上伟大的迁徙从此掀开了历史画卷。

后来做了我们姐弟仨妈妈的杨苡便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外婆的决定并非空穴来风。1938年的天津危机四伏，一年前卢沟桥事变发生，“九一八”的屈辱感仍笼罩在这个天津中国银行前行长的杨家。妈在回忆外婆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其实她很爱国，坚持读报、翻阅那时的进步文学书籍。在抗日烽火燃起时，她曾满腔热情地带动亲友们赶制棉军衣支